

五十年前北大研究生

為籌學費先就家教

我在山西陽高一直不曾領到過足額的薪水，因此毫無儲蓄。那時要進北大讀書，經濟問題，我已想好，就是仿效當時一班窮學生的方法，找個家教的位置，以便維持生活。恰好方富英來看我，說她有個館地，因結了婚無暇再去。知我正在找事，便要我接她的手。約定了次日下午，她來接我。

富英姊來的時候，黃適正好在座。他很不贊成這件事。他說：

「我既然介紹你來北京讀書，我對你有責任；經濟方面，我可以幫忙，不必去當家教了。」

我趕忙接口道：

「黃教授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過我如接受別人經濟上的幫助，我的人格就顯得卑下了。我雖窮乏，但不能失掉我的尊嚴。」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的態度是十分嚴肅的。於是祇冷冷地對黃說了聲「再見」，便和方富英下樓而去。依我的看法，男人都是可怕的，不論外貌如何莊嚴。鄭翳的事，我已領教够了。

趙家住在西直門裏牛犄角胡同十號。

富英姊領我進去，一位長得和富英姊差不多高的女孩子迎出來招呼道：

「方老師好。」

「你大哥不在家？」

「在，老師要找他嗎？」

富英點了點頭。

一會兒，一位穿空軍常服的高大男人進入會客室。女孩子便忙着倒茶。

富英介紹道：

「這位是趙佩雲的大哥。」「這位是我的同學褚舒華小姐。」接着就把她何以不能繼續教下去和約請褚小姐來接替的緣故說了一遍。

但見那位身材高大的趙大哥對我打量一下，便說了幾句很得體的話。意思是雖然惋惜方老師的離去，但更歡迎褚老師的來臨。

我不願因閒談浪費時間，便說：

「現在就上課好不好？」

於是趙大哥引導我們進入書房。落了坐，他表示了家長的身份和意見。他說：

「恕我冒昧！我想請老師對於國文，多授應用文，少授理論。不知褚老師以為如何？我因看怕了目前那些大學生，滿口的、嗎、呢、了。筆下，却連一封通順的文言信都寫不出來，甚至別字連篇，叫人看了

頭痛。至於數學，女孩子懂點幾何、三角的原理也就够了。」他說了這番話，並無離去的意思。我心知他要看看我的教授法。我也不甘示弱，就教趙佩雲把課本等拿出來，見書上並無應用文教材，我便拿一張紙，當場寫了一封賀人升遷的信，把信中的程式、措詞，彼此關係，和如何表示身份，恰到好處等等，詳細解釋給學生聽了之後，又作了幾種不同的假設。並出了個題目，要她明天擬稿給我。再就是演算習題，趙佩雲連方程式還弄不懂，使方富英有點不安。演了幾道習題後，趙大哥表示滿意，他很鄭重地對我恭維道：

「褚小姐的教法很好。今天就到此為止。明天下午五點，派車來接老師。」他已知道了我的住址。便和趙佩雲兩兄妹一同送出門外，看我們上車，這才進去，態度比初見我時恭敬多了。

我心上匿笑。他看我年輕，以爲我不配當老師吧？不知這「人之患」，我已有好幾年的經驗了。又想到人家兄妹，何等慳憐？惟獨我，有兄等於無兄，不覺嘆了口氣。

富英姊告訴我，這趙佩雲，從小父母雙亡，賴兄嫂撫養長成。大嫂生產尚未滿月，所以沒有出來招待。他們家一門雍穆，是標準的北方舊家門第。他們請家教更是十分審慎，許多摩登女大學生，他們是不敢領教的，怕教壞了他家的閨女。

說着話，劈柴胡同到了。富英姊邀我進去坐，我說：「時間不早，改天再來吧。」車子到了公寓門前，我向車快道了謝，就走上樓去。

從此，我有了職業，每月三十塊銀圓的收入，足夠付伙食和房租了。

次日，黃適來向我道歉，說他並非看不起我，因怕當家教耗費時間，所以有此建議。我既決意自力更生，他自當尊重我的決定。

我知他對我並無惡意，也就釋然了。

義母義妹相繼去世

我離開陽高，已經半個多月了。續假的呈文也早已寄去，可是一直沒有收到回信。我懷疑是否夥計弄不清楚而丟掉了我的信，於是去帳房查問。

「有三封，剛剛送來，都是掛號信，正在登記。」帳房老頭兒說，一手把信交給我。

我如獲至寶地，拿了信奔回房裏；先拆嘉興來的，但一看並不是輔良姊的筆跡，而是五哥季良寄來的。
季良說：

「輔良七妹已於四月間于歸海寧查氏，但不幸家母五月廿四日病逝。諸事粟六，久疏問候。」末了，祝我升學順利。

啊！疼我的尤家寄娘竟去世了。回憶當年，我失歡於兄姊，若非寄娘的嗔拂，我可能早已離開塵世了。如今天涯托足，殮不能憑其棺，葬不能臨其穴，惟有南望嘉禾，揮淚遙拜，略盡悼念之情吧。另兩封是

陽高來的。徐大姊寫道：

「鄭鬚（老虎）並未來高，亦未有物件托轉，但有司令衙門公文送來：『請借調縣立女校校長褚某某前往擔任大同新創之雲中女師校長職，着該縣長遵辦。』大姊說此人真有心機，私事辦不通，竟用公事來壓迫你姊夫了。你姊夫已去文申復，說你已請假回籍，一俟銷假回校後再行辦理。還有件事，姊夫已奉到升調大同縣長的命令，大約下月初即須移交。新任縣長爲誰，尙無所知。吾妹去留事應早決定，續假一個月已批准送交學校了。」

我決定立刻去信辭職。再看另一封信說的是什麼，怎麼這信不是孫友梅筆跡，而是陳、李兩人署名的，莫非孫友梅病了？

啊！孫友梅死了！陳如珍很悲哀地向我訴說：「老師走後不久，孫友梅姊的丈夫突然趕來，立逼他妻子回家，並逼令辭職。夫婦大吵一場，友梅提議離婚。奈其夫竟用流氓手段，將友梅誘騙上車，車過雁門關時，友梅跳車自殺身死。事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國學研究所
長沈兼士先生。

聞於趙志成先生，乃聯合友梅母族，具文控告其夫章奇謀害髮妻。訴訟正在進行中。」又說：「徐縣長要調走了，老師到底回來不回來呢？」

這三封信，尤其是陽高那兩封，就像兩把刀似的直刺入我的心窩。我爲孫友梅悲憤，惡婚姻葬送了她有志氣的生命！我如不走，一定挺身而出，以教課爲理由而把她留住，並將勸告那流氓，使他不敢不知難而退。如今人死不能復生，但我一定要去爲她開追悼會，以表哀思。因此打算立刻去一趟陽高，順帶把我自己的移交辦好，以了一重公案。

於是馬上出去買了一點禮物，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車到陽高去。

到陽高已是傍晚。我沒有通知任何人，所以無人前來接我。我僱了車子，帶着行李，一逕到學校來。

看到校中的一花一木，無不是我一手培植起來的，即將永別，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老校工見我歸來，不勝驚喜。一面替我搬東西，一面向裏邊直嚷：

「校長回來！校長回來了！」

陳、李兩位，聞聲奔出，幫着校工把東西拿進裏院。看到我不帶鋪蓋，知是就要走的。

陳如珍說：「今晚老師就和我們一起住吧。」

三人進入房中，都有一肚子話想說，却不知從何說起。我說：

「先把正事辦好再談別的吧。」便叫人傳出話去，要車伕等着。於是從提包中取出寫好的辭呈，連同

一隻金華火腿，忙又坐車到縣政府去。下了車，先去教育科長家，請他在我的辭呈上蓋了章，由我自己送給縣長去批，以免耽擱。范科長照例說了幾句慰留的話，我也唯唯否否。一逕去找徐大姊，不及寒暄，就說要辭職的話。正好縣長進來，他馬上提筆批了「照准」兩字。我問：「目前交給誰呢？」

他說：「我也要走了。新任校長的人選，讓新任縣長去物色吧，你目前不妨先行交給教員陳如珍代為照管就是。」

我認爲口說無憑，請他在我辭呈上批明才有根據，於是他批了。又問我：「你從前辦過移交沒有？」

「沒有。」

「你明天叫他們造兩份冊子，把校中桌凳各項一一登記。叫會計把帳目結清，沒有餘款，則將公款局所欠經費開列明白。末尾寫上移交人、接收人、簽名蓋章。寫明年月日，蓋上鉛記。封面寫移交清冊，一式兩份，你和接收人各執一份爲據。這鉛記也是要移交的。」徐縣長沉吟道：

「小妹！你今天來的時候，路上有沒有碰到熟人？」

「沒有啊！」

「那最好，你的行踪要機密一點才是。那鄭司令很不好對付，如其知道你來，他就會向我要人，不可不小心！」

「她又不是犯人。」徐大姊駁她的丈夫。

「話是這樣講。不過我看這鄭司令覺得小妹掃了他的面子，所以他……」

徐大姊點點頭：「這種人弄僵了也不好。你在這兒吃了晚飯，派車送你回去，免得在路上走，容易遇見熟人。」她又謝我送她火腿。說：

「明後天叫廚子弄了，請你來吃中飯。」

我謝了她。我說：「急於回去造冊，等辦好移交再來辭行吧。」她見我匆忙，也不好堅留。

我辭別出門，心上想：徐縣長的態度變了，莫不是鄭鬆給了他什麼好處，要他幫着算計我？再一細想，以爲他如有陰謀，也不會叫我保密了。又或者以前在陽高，可以不怕鄭鬆，如今去到大同，入了他的轄境，就不得不有所顧忌。這是做官的苦處，我也應該原諒他的。

一進學校，就聽見趙志成的聲音，他已知我回來，特地趕來看我的。

先講他表妹的死，我主張開會追悼，趙志成很以爲然。他忿慨地說：

「那姓章的小子，已經被押起來了。他是殺人嫌疑犯，不槍斃，也要判個十年八年。」

我說：「十年太輕了，人家的命已經送在他手裏了，即使不是他推下去，也是因他而死的。」想到那天送別，孫友梅這樣傷心，我不相信那是預兆，若說預感倒是有理由的。

正在亂想，忽聽趙志成問：「你已見過縣長了嗎？」

我說：「辭職已准了。」於是把他如何叫我行踪保密的事說了一遍。

趙志成哼道：「我早就講過他是做官的人。依我看，要不是他老婆攔在頭裏的話，祇怕他早已送你去邀功了。現在，我去準備開追悼會的事。你儘管安心在這裏住，要不，你就住我家裏去。他怕姓鄭的我可不怕，這兒到底還是有法律的世界。」

我把帶來的東西，托他拿回去送他太太。

趙志成去後，我們三人胡亂吃了點苳麵，躺在炕上，從孫友梅的死以至鄭鬚的種種，說了個沒完。還是陳如珍提醒大家，明天還要辦正事呢，留點精神吧。於是三個人方靜靜地睡了。

追悼會就在第一教室舉行，場面雖說不上偉大，氣象却很莊嚴肅穆。

趙志成的社會關係，加上我這半年來的人緣，縣立男校，自校長以至學生，全體來參加大會，並派童子軍把守校門，維持秩序。男校的沈校長早已風聞鄭鬚的事，深表憤慨，惟恐他來擾亂，特加派童軍放步哨直到五丈外的要道上。並約定以吹哨爲號，如發現可疑人物，即以哨音傳警，以便準備。男校教員，更自動擔任糾察，在場內外不斷梭巡，以保安全。

來賓到的很多，分男女兩旁落座。

首由趙志成代表家屬報告孫友梅的生平，不幸的婚姻，以及慘死的經過。我代表校方致詞，推崇死者如何熱心任教，作育英才。說到傷心處，台上台下一片低泣聲。

我正在拭淚，忽聞校外吹哨，馬蹄聲及門而止。衆人立時慌張起來，我倒很鎮定，兵來將擋，沒有什

麼可怕的。

忽見趙志成陪着梁潤甫進來，於是大家上前勞問。梁潤甫說：「我方才到家看望母親，母親急急對我吩咐：北寺那女學校聽說出了事，褚校長要走了，你快去看看吧。我就騎馬趕來，想不到孫友梅死了，真是可惜！」說畢長嘆。隨即走過來，向遺像行了禮。

追悼會禮成以後，我請大家進去吃素飯。梁潤甫感慨無窮地說：「眼看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世界，新的力量，鬥不過陳舊的惡勢力。陽高的社會，不過是個縮影罷了。」

此時客人都已陸續散去，祇剩得幾個自己人時，趙志成交代我：「你把移交辦好，早走早了。」於是幾人趕着造了清冊，點收蓋章，一應完畢。梁潤甫忽然問：「監交人是誰？」

「徐縣長沒有交代。」我回答。

「這就是個漏洞。志成兄，你是常務董事，你來做個監交人最爲合式。」

於是趙志成蓋了章。並向我悄悄建議：「今天晚上你就走，我們送你上車。」

忽見梁潤甫出去，從馬套裏取出一包東西來交給我道：「這是我母親自己做的油果子，給你路上吃的。」正說着，校工來報：「縣長太太派車來，接校長去吃飯。」

趙志成立刻出去高聲回答：「校長已經走了。」

他說畢進門，對我們解釋道：「我已打聽清楚，徐縣長這次升調大同二等縣，是鄭鬚出的力。可能內

中大有文章，不可不防，還是小心爲妙。」

「既這樣，我就不到你們府上去了。」我對梁、趙兩位說：「請代我謝謝梁伯母和趙太太。」因爲趙太太也送了吃的。

於是約定，天一黑他們就坐車來，接我去火車站。兩人都是急公好義的正人君子。我能獲得他們的仗義救助，可謂不幸中之幸了。

臨上車，我托趙志成有便，帶個口訊給朱伯母和伯父，告訴他們我的近況，等我安定一點再給他們去信吧。

梁先生關照：「車上切勿和人交談，更不可吃人送來的任何東西。如有人強迫你中途下車，可喚隨車路警保護。」

車開以後，這兩位任俠的朋友纔轉身回去。

看這兩人對我的諄諄囑咐，真是不啻長兄之教弱妹。

「朋舊天涯勝弟兄。」我微吟着。

他們的好意我感謝，但我並不怕鄭鬆的暗算，一則我沒有欠他什麼，再則我認爲他對我沒有惡意，至少他在我面前還不曾撕破假臉，所以我心上很安穩。不過漫漫長夜，呆坐在三等車硬木椅子上的味道確不是好受的。一個單身女人出門，一般性的警戒是必需的，況且還有兩件行李，因此一直不敢闔眼，就這

樣坐着等天亮。

回到北京公寓時，天已大亮了。

夥計說：「黃教授天天都來，打聽您幾時到家。要不要搖個電話給他？」

「不必了，我一會就去學校，可以遇見他的。」其實，我一心祇想小睡一忽，以補昨夜的不足。下午，我去趙家補了課，回公寓來，就見黃適在門口等我，於是一同去青年會吃了晚飯。寒暄幾句，我就回家休息。一連幾天的勞累，確是太疲倦了。

進入北大閒話北大

不久北大開學，我去報了到。從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負責人沈兼士教授（沈兼士爲北大三沈之一，大哥沈士遠，二哥沈尹默，兼士爲老三。說話口吃，與今在臺灣之沈兼士同名而非一人。）處領到了一部書經（一名尚書。）他叫我先來鑽研這部書。又說：「研究生是可以不上課的。」我謝了沈教授，再去見胡適之先生，胡先生的看法則與沈先生略有不同，他說：「錢玄同已改名『疑古玄同』，他很賞識你的『烽火揚州路。』他喜歡駁古人的話，你不妨去聽聽他的講演。梁任公也有鐘點，辜鴻生學問好，却好講笑話，你如不嫌他侮辱女性，也不妨去聽聽。」

於是我這個北大研究生採了折衷的辦法，每週去聽幾次課，其餘時間則到藏書之富甲於全國的北大圖

書館或在公寓中嗜書。

尙書是有名的古書。孔安國的序文上寫得很明白，這是一本拼拼湊湊的；自伏生的口授，以至從壞壁中找出來的字蹟模糊的竹簡，既無人識科斗文，祇好用猜想和整理而得到這五十九篇，其中可以看明白的雖多，但有些地方很費解。這是我後來的「尙書存疑」所以能獲得導師重視的原因之一。也有人說我做學問有點偏於主觀，不够深入。我接受了這一善意的批評後，就發奮用功！不再專致力於做翻案文章了。

我已經覺悟，做學問若不先奠定基礎，縱然抉出若干疑問的話，這疑問也必然是淺薄的。

黃適很贊成我的讀書態度，他又叮囑我：「北大女生都不簡單，又都比你年紀大，你最好少同她們來往，尤其不可和她們去參加開會的事。北京的社會很複雜，不是一個從內地剛出來的女孩子所能應付得了的。」

他的指教，我很感激。我，一個土包子，不但不懂得應付環境，連她們的背景都攪不清楚。況且我千辛萬苦趕來北京，是爲了讀書，不是爲了出風頭。但我也隱約看出了外文系的張挹蘭活動力最強，常來拉我去開會。我推辭不去，她就取笑道：「你是要請命於黃教授的。」

還有吳瑞燕，是演戲的能手，也來約我去排戲，我自然不去。在我的心目中，演戲是一件無意義的事。要我犧牲時間搞這個，我可不幹。馮××也是研究生，發表過一篇論文，很得好評。黃適却說她思想有問題，也囑我不可和她接近。

女生的情形，我所知道的，祇有思想複雜而已，其中張挹爾是一個十分用功的人。一天傍晚，我去看她，她正在帳子裏看書，說：

「外面蚊蟲太多，所以祇好躲在蚊帳裏，比較安穩些。」記得和我同去的，還有兩位同學，姓名雖已記不起，却記得張挹爾硬被拉出來和我們一同磕瓜子，吃良鄉栗子。四個女孩，差點不會把天鬧得塌了下來。這情形還和昨天一樣，時間却已溜去五十年了。

張挹爾姿容清秀，似乎有過一次不幸的婚姻，所以她的年紀比我們都大些。她奮鬥多年，也想在學術界一展抱負的，不幸因為參加了共黨的組織，後來藏在東交民巷俄國使館中，繼劉清揚擔任了婦女部長的職務。接事還不到幾天，便被張作霖捕殺，和高仁山、李大釗等多人，都成了德國絞刑器的犧牲品。

那已是民國十六年以後的事了。我在上海，聽到了這個消息，不覺為她感傷了好幾天。那時候，她的弟弟張友松，正在上海光華書局任總編輯。我和他曾為張挹爾的事，相對悲嘆了好幾天呢！劉尊一也在上海被捕，後嫁潘宜之，目前在大陸上，想來必是晚景淒涼的。

這大時代的浪潮，不知吞噬了多少有為的青年男女？那些年的風氣，不論何人，都以左傾為前進，以正當為落伍。女生中的優秀分子，大率被網羅以去。再不然，也會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我為了遠避這些人，索興在家裏或圖書館做功課，不去學校上課，研究生是可以在校外作業的。因此，她們都討厭我，斥為迂夫子，我也不過付之一笑。

五四以來北方學風

至於男生方面的情形，我雖不太清楚，但知自「五四」運動以來，教授在講堂上，不但不敢點名，下課以後，如碰到本班學生正從校外施施然而來，那個做教授的不僅不許問他「爲什麼不來上課」的話，反倒要向這個逃學者含笑點頭，還要附帶一聲：「早安」或是「午安」。這才算是前進，要不然就會被人識爲「封建餘孽」，應該予以「打倒」了。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那時北大的大部份學生置張到何種程度了。

當時有一位姓徐的教授（名字已忘却），他是教哲學的，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每到他上課時，教室中聽講的人數，總只有「小貓三隻四隻」。一天，徐教授挾着講義走到教室門口時，發現教室的門竟然被人鎖上了。他明白這是學生們對他的拒絕。惟有廢然回到寢室。他知道這事是不能用口舌爭的，告訴校長，可能還要被譏笑：「你講得好，學生何至於拒絕你？」

好吧，天助自助。幸而他的筆下還來得。於是東拼西借，甚至連太太的首飾也變賣了，才得辦成一份雜誌，名叫「猛晉」。這上面的文章，十九是投合青年人胃口的，學生們對他十分歡迎，一時「猛晉」幾乎賣斷了權。

不久，徐教授又去上課了，呀！教室內外的學生，不但擠得水洩不通，甚至窗口上也站得有人呢？

徐教授就此成爲學生心目中的偶像，而以名教授的資格，青雲直上了。

黃教授已成了我生活上的導師。我漸漸地對他敬重起來。

不過我也不願和他多接近，以免引起別人的議論。

但這位黃教授却好像並不在乎，常常在學校門口接我，送我到公寓，他才回宿舍。他有課時，固是順便，沒有課的日子，也特意跑來接我送我，很使我感到不安。

他是哲學系的教授，我想和他討教一些哲學上的問題時，他却不感興趣，說是：「換點別的談談好嗎？」於是談他自己。方知他原籍廣東，寄籍浙江，和我也算是大同鄉。家裏很窮，他能够留學法國，是因爲他曾經參加過同盟會，辛亥光復後由稽勳局資送出國的。至今家無擔石，妻子是個不識字的女子，已於五年前去世，未有兒女。他一人住在宿舍，常感無家的苦痛，想續絃，又怕許多拜金的女子，不能共貧賤。他嘆道：「可是我所認爲很理想的對象，却是咫尺千里。」

這話一出，倒使我嚇了一跳，繼而一想，他也許指的別人，那我何必緊張呢。我入學已有三個月了。星期無事，很想去方寄娘家玩玩。

不料黃教授神色不定地走進來，他說：「褚小姐你肯陪我談幾句話嗎？」我以爲學校發生了意外。他說：「不是學校的事，却是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他歇了一息，期期艾艾地說：

「我今天專誠來向你求婚，希望你不嫌我貧窮，答應做我的妻子，那就是我的幸運了。」他說這話時

，緊張得渾身都在發抖呢。

「我無才無貌，條件不夠。況且我正在求學時代，不想談這個問題。」我回答，聲音冷冷的。
他倒也並不顯得怎樣失望，祇是喃喃地自語道：「我早知道會碰釘子，但我是決不灰心的。」於是說聲再見，就轉身走了。

這是第一次，以後每隔十天半月，黃教授總要來一次求婚的嘗試，我也總是照例回絕。我根本不想結婚，祇想把學問弄好。這期間，向我求婚的並不止他一人。但我心如止水，可以說對於任何男性都不願接近，也從心底感到厭惡。因為我的感情已經埋葬在南湖的保梅亭下，再也不能復活的了。

我第六次拒絕黃適的時候，他詫異道：

「不相信一個如此溫柔良善的女子，竟然冷酷到如此地步。你是否受過愛情上的打擊？不妨對我談談。」

我淡然了，便把太倉的一節告訴他。

他聽完以後，笑道：「這是少年人的幻想，很美，却是不可能實現的。造物既然生了你這樣一個完美的女孩子，就應該有個良好的歸宿才對。你想抱獨身主義，不但違反上帝的本意，並且也是不合理的。」

我搶白道：「世間修女太多，又何止我一人！」

「但這裏並非修道院。」他說：「人生本來是悲劇，何必在短短數十年中再去自尋煩惱呢？」

堅強勇進的追求者

「結了婚不能再做學問，所以我不想結婚。」我強辯。

「我三十七歲了。」他嘆道。

「那麼請趕快去別處物色吧。」我催他。

他搖頭，喃喃地唸：「叫我何處去找如此合於理想的女子呢？」

他既在對自己說，我自然用不到回答。

次日，我在學校，聽見胡適在對人指我：

「她是黃適的未婚妻。」

同學們也有同樣的傳說。我大為詫異。恰好黃適來訪，我責問他，何以有這樣的傳說？是誰去造的謠？

他一本正經地說：「對不住，是我講的。我從認識你那天起，就已認定你是我的未婚妻了。在和你通

信時，我以為一個敢打偶像的女子，必然是個很男性化的。及至車站相見，真使我喜出望外，你竟是如此溫柔是如此美好，我太高興了。」

正說着，夥計送來一封信，下款赫然是晉北××司令部緘。我大吃一驚，便同黃適一起拆閱。信是老師爺的代筆，他寫道：

「從徐縣長處探悉芳蹤，並知依然待字閨中，不勝慰喜。擬即北上就婚，以符宿諾。即請徐縣長夫婦同來任介紹，另請顯要證婚，以示隆重。婚後當南下拜望令兄，然後返晉。並擬爲女士另營宅第，不與小妾輩同處，以免嘈雜。商之徐縣長亦謂然也……」

我已氣得手腳冰冷，面孔發青，果然是徐縣長出賣了我，叫鄭鬍子追蹤來了。

我的性格，逢大事反而鎮靜。我慢慢地說：

「那我祇好離開北京了。」

「不！」黃適回答：「據你前天對我講的情形判斷，他之必欲娶你，已成了他的面子問題和意氣之爭了。你即使逃到天邊，他也不會放過你的。對付敵人，逃，並不是個好辦法。」

「那就請你指示我一個退兵之計好嗎？」

他想了半天，忽然笑起來道：「辦法有了。」

我問他什麼辦法？他却故意賣關子不說，停了一回，他才笑道：「你總該知道，古代專制皇帝選秀女的時候，許多有女兒的人家，都連夜把女兒送去與人完婚。貴爲天子，也不能佔人有夫之婦，何況一個小的軍閥？你祇有馬上和我結了婚，纔能使他絕望。此外我也沒有其他的退兵之計了。」

我想來想去，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但我總還不能就此首肯，我無可奈何地回答：「這是大事，我雖沒有父母，在北京方寄娘是我長輩，我須和她商量一下才能決定。」

「這樣吧，我和你同去，也好拜見你的義母，向她求親，才符合禮貌。」我忽然害羞起來，不肯帶他到方家去了。

「舒妹！理智一點，不要這樣。我們是新派人，不是鄉巴老。」他從這一天起便改口稱我爲舒妹了。方寄娘自然贊成，立刻向我們道喜，同時幫着張羅。

爲了怕鄭鬚來京，所以印好喜帖後，即用快信寄給他，好叫他斷念。

婚禮在長老會禮拜堂舉行。日子急，遠方親友不及趕來。我方祇來了方寄娘母女、趙佩雲全家。男方來賓，除胡適外，我都不大認識。

朱伯母寄了禮來，還寫信道賀。（我和朱伯母一直通信。抗戰以前，朱伯父已升任山西高等法院院長，全家搬到了太原。戰時交通困難，我連去數信，均無回復。從此便失掉了聯絡。我受恩未報，至今還覺耿耿難忘。）徐大姊祇送了禮，沒有寫信，她大約也有點內愧吧？

我家鄉嘉興，則祇有族叔褚鳳城夫婦、大姊陳端林夫婦寄來了賀儀。至於哥哥和三姊，却連一個字也不復，大約他們已視我爲化外之人了。

我們結婚以前，就已租好了什刹河北河沿二十號的一座四合院，並請一老媽子爲我們燒洗。

新婚燕爾讀書更樂

黃適待我很體貼。我的婚姻雖不是由於愛情而是迫於環境，但在結婚以後，我也勉力謹修婦職，不使對方失望。總算做到「相敬如賓，琴瑟靜好」這八個字。

暑假前，我修畢了研究所的學業，得到了證書。我向丈夫道謝，他也謙遜不遑。

一年後，我生了一個男孩子，取名貞兒。

黃適中年得子，不知該怎樣疼他的兒子才好。孩子夜間一哭，他就起來抱着走，而讓我休息。他說：「有子萬事足。」

貞兒四個月的时候，他和我一起抱着孩子，照了許多相，寄到義烏老家去，向親友們表示他的得意。然而好景不常，北大一直欠薪不發。我的丈夫爲了兒子將來的教育費起見，他決計離開北京，想到南方去打出一條生路來。不過我的意思，總以爲我已有研究所畢業的資格，可以出去做事，賺錢來貼補家用的，勸他不要脫離北大。但是他說：「你去做事，孩子在老媽子手中一定帶不好。經濟是我做丈夫的責任，你不要就憂就是。」

這時候，有一北大旁聽生名叫金×成的，常來向黃教授借錢。黃教授憐他淪落，也常常開濟他。

我一見此人，就直覺地感到這個金×成決非善類，因他有一張尖臉，和一雙老風眼睛，而且眸子眊焉。便私下勸我丈夫，不要和這姓金的太接近，恐有後患。但他笑道：

「這真所謂婦人之見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年輕人，又何必對他苛求呢？」

暑假以後，黃適就帶了金×成一同南下，在上海開了一家藝風書店，做起出版商來了。

自從黃適走後，我因家務清閒，又恢復了我的寫、讀生涯。

說來慚愧，對於做學問，我還沒有打下多少基礎。雖在北大研究了一整年，也不過拿了點管窺蠡測之詞，跟在人家後面瞎起鬨罷了。如今有了孩子，眼看着丈夫的事業在走下坡，自己倘不振作起來，如何能夠協助丈夫和教養孩子呢？

以前，我很想當記者，十分醉心於梁啓超飲冰室的文章，認爲他才思橫溢，筆鋒犀利。如今再一細看，覺得梁文之病，在過於冗長，冗長之極，不無枝蔓。若能去蕪存菁，就是報館體的好文章了。

那時正是民國十五年的秋天，語體文運動正在高峯，誰反對，誰就被譏爲落伍。自然，我也早已在用白話寫東西了。但我的內心，則總以爲文言、語體是可以並行而不背的。試看歐洲各國，她們的現代語和拉丁文也是並存的。論文化普及，確須提倡語體。若言學問，則文言的價值，自非繁冗的語體所能望其項背了。我們都知道：文字的功效，在乎：「垂久而行遠。」試問那樣累累贅贅的白話文，怎能達成這個使命？時間和環境，必將選擇言簡而意賅的文言，以便保存。至若那些汗牛充棟的白話，自必被淘汰，這是無疑的。自然過於詰屈聱牙的古文，也不適於進化的法則，可是文言洗鍊的長處，必爲人們所採用，而保存於不廢的吧？

我一向喜歡國策、國語，就是愛其平易和簡鍊。千百年後乃有桐城派的出現，所謂桐城體者，就是古

文的近代化、合理化；他能够擺脫用辭典、僻字和堆砌支離的古文枷鎖，而以簡單明瞭的詞句表達意思，於是有遠見的文士多以之爲模楷。又以方望溪、姚惜抱都是桐城人，一時好事者，就稱之爲桐城派。其實派系之別，不過是別人加在他們身上的名詞。方、姚當時，豈有先立派系，然後執筆爲文的？祇因有鑒於古文之過於晦澀，且病其不切實用，所以仿國策、國語而略加演變，期其能達到「垂久行遠」的任務而已。這類文體，很便於說理、敘事、狀物以及公文傳述，因此我漸漸從飲冰室的世界中探出頭來而略略窺見文章國度中的景物了。

當我熟讀了經史百家的一些書籍以後，方始略略有了一點領悟；而以爲譬如春蠶作繭，必須吃掉許多桑葉，纔能吐出絲來。其要旨即在吸收各家的長處，而以重點集中在某一點，則習其上乘，乃得中乘。若景慕桐城派的人，不從國策、國語以及柳子厚等的文章入手，僅就方、姚諸人中模仿桐城，其所得到的至多不過形似，而失去他的骨氣和他的魄力。曾國藩宗仰桐城，然其末流所至，徒使桐城文體失却光彩，被世人目爲僵屍。這就所謂習之中乘、得之下乘了。

我不自量力，想把自己這點微小的力量去幫丈夫的忙。於是爲了些論文，寄到各地的報館去，打算得點稿費也可以增加收入。其中武漢日報社（後改掃蕩報）的社長謝荷茂先生、新民報的副刊編輯宋泰生先生，都來信約我繼續寫稿。他們不知道我是女人，（因我自署雪崖）居然稱我爲「雪公」，倒使我匿笑不已。

此外，我對上海方面，則寄了語體文給副刊編者。申報的朱應鵬先生、黃天鵬先生（黃是否申報編輯

，我已記不起來了。）也要我多多寄稿。我那時，很受了胡適「嘗試集」的影響，喜歡以詞語嵌入短文中，很受讀者的讚賞，其實我也是胡鬧，不過敢於大膽創新罷了。

我丈夫家不是書香門第，黃適於中國文學也並未作深入的探求，但他爲了我，也買來不少古書，供我閱讀。我閱讀的興趣很廣泛，精神好的時候，則死啃硬性的典籍，疲倦了便以詩詞作爲調劑。很想找魏文帝的典論全集來看，而跑遍圖書館，祇有典論論文一則，不能窺全豹，深以爲恨。其實中國的文章，大多數是屬於政治的，次之則是經濟的。即以明代侯朝宗的屯田奏議（代其父侯洵作）而言，至於田畝牛馬數字，無不開列周詳，竟是一篇計劃書，而不是文學了。古代讀書人，常把文章經濟列爲一談。（這裏的所謂經濟是經天緯地，濟世匡時之意，而不是今天狹義所說的經濟）若用現代歐美人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古代作品，則可以歸入文學範圍的不過詩詞歌賦而已。至於近人所推崇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水滸等，在當時是目爲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棄之惟恐不遠，做夢也想不到會被人大捧特捧，以致成爲考據家辯駁的對象啊？

可以說，我是一個書呆子，雖爲女人，却喜歡讀經世之文，而不願讀小說，尤其是紅樓夢，認爲實在值得許多人一再研讀考證，以至成爲「紅學」的信徒的！

這也許就是我始終寫不好小說的緣故，性所不近，是不能勉強的。

好古敏求自我怡然

我在北京那些年，所見所聞，整理國故的人雖然不少，然而愛好國學的却並不多，無非拿古文作攻擊的對象，說什麼迷戀骸骨咧、死文學咧……。我聽了非常不滿，若說骸骨，歐洲文化是那時的新人物最崇拜的偶像。可是歐洲人並不忘本，不但不忘本，甚至把古代作家的手稿，視同寶貝一般，而名人們的遺骸則保存在惠斯敏寺，以至國家公墓，供人憑弔。英、法兩國是歐洲文化的代表。他們不泥古，却崇敬古人。不像我國的部份留學生，學得幾句胡語，就回來罵自己的祖先，認爲一無是處了。

我不管潮流怎麼樣，依然讀我所愛讀的古文。我幼年崇拜韓退之，以其氣勢磅礴。但最不喜歡歐陽修，尤其討厭曾子固，認爲他沒有多少才氣，全恃工力，不合我的胃口，所以棄而不讀。迨後則沉緬於飲冰室全集、壯悔堂全集，這又是又一個階段。後雖擺脫梁文，但對侯朝宗却是終生信服的。在北大一年，我的興趣已漸漸不專講才氣而注意於工力了。不知爲什麼，我又愛上了魏冰叔的文章，他的議論縱橫，於濟世匡時之策，都能洞中窳要。此外侯朝宗代父所作的幾篇奏議，尤其使我佩服。認爲崇禎帝如肯聽他幾句話，不惟邊疆可保，就在剿匪方面，也必大有助益，中原既可保全，京師不失，明朝更不至滅亡了。這些奏議很沉痛，幾至一字一淚。豈知如此忠臣，竟因小事，至於「三下請室」，崇禎的剛愎誤國，也可想見一斑了。

不久，我又在圖書館看到張文忠公全集，其中的奏議（也就是政治論文）和書牘，最能代表張居正的治績和他的政見。後來，我自己也買了一部，常常閱讀。我嘗自笑，如其生為男子，當春秋戰國之世，可能成爲一個策士，雖然這個挾策之士未必能够有所成就。但我生當現代，又是一介女流，除開爲妻爲母外，還有什麼前途可說。想到此，不禁廢書三嘆了。

